

CHANGJIANG

CHANGJIANGXINGJING

长江刑警

●张青野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长江

刑

警



(鄂)新登字 05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长江刑警/张青野 著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2.4

ISBN 7-5354-2337-X

I.长…

II.张…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11376 号

责任编辑:刘青 责任校对:朱久山

封面设计:谢将 责任印制:周铁衡

出版: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5443721 传真:85443901)

(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 邮编:430022)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5443821 85443717)

<http://www.cjlap.com>

E-mail:cjlap@public.wh.hb.cn 传真:85443862

印刷:公安县印刷厂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7.25 插页:2

版次:2002 年 5 月第 1 版 200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464 千字 印数:1—6000 册

I·1799 定价:25.00 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85443721 85443843)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内 容 提 要

江滨市工商银行营业部主任和江滨市诚信集团财务总监突然被枪杀，银行和诚信集团的巨额资金失踪，长江公安局江滨分局刑警支队队长赵剑鸣在侦破此案追寻杀人凶手过程中，发现隐藏在背后真正的罪犯竟然是自己儿时一起长大的巫浩天。而巫浩天作为一个法学硕士，当过法制记者和律师，有着极高的智商和文化层次，为了阻挠赵剑鸣破案，用尽各种手段，制造各种案件，两个昔日的朋友明里暗里斗智斗勇展开一番生死较量……

赵剑鸣和巫浩天两个人还同时陷入了一场家庭的情感危机之中：赵剑鸣的妻子江蓉是巫浩天在农村时初恋的情人；巫浩天的妻子林可红是赵剑鸣在政法大学的同学，他曾拒绝过林可红的爱情，于是在理智与情感，正义与邪恶面前演绎出一场场悲剧。

作者以其敏锐独到的感觉，平实无华的文笔，舒缓流畅的节奏，向读者解读着在当前我国经济转型期中社会上不可避免出现的假丑恶，官场上的腐败，生意上的险恶等等，他们的欲望交织在现实中，那些身不由己的人经受不住欲望和金钱的诱惑，而一步一步步入了自己设下的陷阱。所以，这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公安题材小说，也不仅是因为第一部正面直接描写长江水上公安的作品，它没有拘泥于犯罪与破案，而是将它们作为一个载体，赋予小说更深厚的现实批判意识，相信读罢会从中体味到某些小说之外的含义。该书已被中央电视台摄制成同名电视剧，即将在中央电视台播出。

1

“东方”号豪华旅游船航行在蜿蜒湍急的峡江，陡峭的山壁迎面扑来又悄然退去。船上的广播通知游客们船将经过秀丽的神女峰。游客们或在导游小姐的带领下或三五成群或独自来到船甲板上，一睹若干年后不知变成什么模样的神女峰的英姿。

重庆华夏旅行社导游宋欣引领着旅行团的游客来到后甲板上。

宋欣是那种招人喜欢并容易让任何一个男人动恻隐之心的女孩子。此时她向眼前这些天南海北的游客重复着她自己也记不清重复了多少次的解说词：“请大家看右前方，那就是令人神往的神女峰。毛主席的诗词，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就是写的这儿。当三峡工程全部建成后，这里的水位将提高一百多米，那时你们再来，这神女峰你们几乎能伸手抚摸它了。”

就在宋欣向游客介绍沿江即将淹没的景点时，游客中一位叫关涛的青年人，他是那种冷酷无情心狠手辣但内心却又深藏着不易被人觉察的柔情的人。这时他扫了一眼不远处的王国民，然后又长时间地盯着宋欣。

宋欣无意间与关涛的目光相碰，她很快地回避了关涛的目光。

游客听完宋欣的讲解后，纷纷以美丽的三峡为背景照相留念。而心事重重的王国民却望着景色发呆。

关涛上前说：“兄弟，我给你拍一张。”

王国民取下挂在脖子上的相机，交给关涛。王国民靠倚着船栏，准备让关涛拍照时，忽然发现船上的一名乘警朝这边走来。他有些紧张，快步上前，从关涛手中夺过相机，匆匆离开甲板。关涛看着王国民的背影消逝，取出墨镜戴上，迅速离开了甲板。

在回船舱的途中，王国民有意躲开乘警。当他从宋欣身旁走过，

他并没有留意宋欣。

王国民走到自己的舱室门口，略停片刻，转身向二楼的咖啡厅走去。

二楼咖啡厅人不多。王国民找了个僻静的角落坐下，要了一杯咖啡。他低头搅着咖啡，内心的紧张稍稍松弛了一点。

王国民一边喝咖啡，一边四处张望。跳舞的游客不多，当每一对跳舞的从王国民眼前滑过时，他都十分警惕地看着他们，似乎随时提防跳舞的人。

王国民感觉此处还是很安全的，也想找个小姐陪自己跳跳舞，放松一下数日来几乎快绷断了的神经。他发现了刚进来的宋欣，他忽然感到眼前这位漂亮的女孩子怎么就像一个美丽的幽灵一路追随着自己。

王国民趁宋欣不注意，溜出咖啡厅。他匆匆地走过通向自己舱室的走廊。当来到自己的舱室门前时，他警惕地回头看了一下，见无人跟踪，才打开客舱门。门还没打开，突然，有人从身后抱住他。王国民使劲挣脱袭击者说：“你要干什么？”

来人醉醺醺地掏出一瓶酒，结结巴巴地说：“不够意思，咱哥俩还没喝完，你就想走？”

王国民见是一个酒鬼，松了一口气说：“你认错人了。”

酒鬼摇晃着说：“对不起。”

王国民见人走来，甩开醉汉，朝另一方向走去。

醉汉喝了一口酒，朝另一方向走了。当王国民离开后，那醉汉又出现在走廊里，并且十分敏捷地闪进王国民的舱室里，全然没有丝毫醉意。

王国民也回到舱里，锁好门，听听外面的动静。当他一回头，看见刚才那醉汉竟然睡在自己的床上，不由得火冒三丈，上前推醉汉，醉汉不醒。

王国民见自己的手提箱压在醉汉身下，他使劲抽出箱子，急忙打开，里面的机票和护照还在，轻轻吁了一口气，刚想自己关上箱子，突然，箱子被人关上。他一抬头，坐在自己面前的竟是那醉汉。

王国民恼火地：“出去，这是我包的舱位。再不出去，我要叫警

察了!”

一声沉闷的枪响，王国民缓缓倒下。

醉汉收起枪，敏捷地翻了王国民的兜后，拎起手提箱，坦然出了舱门。在门外，他想了一下后，将“请勿打扰”的牌子挂在了舱门。

醉汉来到船后甲板，取下头套和胡须，顺手将它们扔到江里。掏出手机，若无其事地靠在船栏边打电话。

“周老板，我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我是关涛。”

江滨市诚信集团的财务总监周文义正在自己的别墅里收拾行李。接到关涛的电话，神情一下紧张起来：“是你？你的50万，我已经汇到你的信用卡上了。什么？再加20万？不可能！我不希望再见到你！祝你好运！”

周文义放下电话，自言自语地：“这个关涛，真是太贪了。”

旅游船平静地航行在长江上。客舱服务员手端送餐盘，来到王国民的舱门前，见还挂着“请勿打扰”的牌子，犹豫了一下，但还是轻轻地敲了下门，见里面半天没有回应，便打开王国民的舱门。

服务员一眼看见被枪杀的王国民，手中的餐盘掉在地上，惊叫着转身跑出舱。

船长、客运主任、乘警和惊魂未定的服务员一起来到王国民的舱室。乘警勘查了一下案发现场后，对船长说：“立即抛锚。”随即用高频电话呼叫。

几艘公安快艇鸣着警笛从对岸急驶而来。赵剑鸣、齐昌华、薛梅、杜波站在艇甲板上，齐昌华更像领导，注视着已在江中抛锚的旅游船。

公安艇靠上旅游船。赵剑鸣一行登上旅游船。船上的乘警和客运主任将赵剑鸣他们领到王国民的豪华客舱。案发现场没有打斗的痕迹，一切都井井有条。

赵剑鸣冷静地注视着手下勘查现场，凭他的职业习惯，他意识到这个案子将非常棘手。

“死者是江滨市工商银行营业部的主任王国民。这是从他身上找到的有关证件。”薛梅说着将证件交给赵剑鸣。

赵剑鸣看了看没做声。

齐昌华走过来：“显然是个老手干的，很熟悉船。”

而此时，宋欣在船甲板的一角一个劲地拨打手机，因为过于紧张，手直颤抖。

诚信集团是江滨市数一数二的民营企业。它的总部办公楼虽然不是高层楼宇，但它那大理石的外墙，给人一种厚实沉稳凝重的感觉。

宽敞明亮的会议室里诚信集团总裁巫浩天同几个副总经理正在开会。

巫浩天，四十多岁，正处在一个男人无论是事业还是生理的成熟期。他一手创办的诚信集团，其资产从区区十万元发展到今天十几个亿；一米八几的身材，面部轮廓分明线条有力，足以让女人倾倒。而从他的言谈举止为人处世，你绝对想象不到他是一个从小山村里走出来的穷孩子。但他的骨子里还是深埋着农民所固有的一些东西。现在出现在你眼前的巫浩天，俨然是一位风度翩翩的商界骄子。你绝对想不到，他是我国名牌政法大学的硕士生，当过法制报的记者，做过律师，不止一次地为弱者提供法律援助。他不得不处处注重自己的仪表，更重要的是，还要注重自己和社会公司的社会形象，并时时要维护它们。

办公室里一片沉默。身着名牌西服的巫浩天在自己的座椅前来回踱步。最后他终于站定，语气平稳，声调不高，但透露出不许违忤的意味：“我们虽然是家民营企业，但是我们要严格遵守国家的各项法律法规，决不能再出现类似的违规事情。我们要赚阳光下的利润！少君，你听清了吗？”

副总裁白少君回答道：“巫总，你的批评非常及时。”

巫浩天坐下，用手指了指在座的：“在座的学历最低的也是本科吧？少君，你还是博士，咱们可别干那些没文化的事。为了点蝇头小利，败坏了公司的形象。社会形象，对一个人或一个公司，都是至关重要的！”

白少君：“巫总，我马上取回会计报表，按你的意思重新填写。”

巫浩天抬起右手做了个制止的手势说：“不是我的意思，是全体股东的意愿。是《公司法》的规定。是股份制改造的要求。我们要对得起八百多员工，更要对得起众多股东的血汗钱！”

巫浩天扫了周文义一眼后说：“散会。”

巫浩天见周文义也想离开，便起身走到他身边说：“周总，你留一下。到我的办公室去。”

周文义不敢正视巫浩天的眼睛，忐忑不安地跟着巫浩天离开了会议室。

巫浩天的办公室宽敞明亮，散发着浓郁的文化气息。

周文义站在茶几边，沙发就在他的屁股下，但是没敢坐下，一脸的紧张不安。突然，他的手机响了，他想接，但还是用目光征求巫浩天的意见。

巫浩天在写字台前坐下：“你先接电话吧。”

周文义掏出手机，走出办公室，并随手带上办公室的门。电话里传来宋欣的声音：“周哥，那个人被人杀了，这是怎么回事？你可别害我哇！”

周文义连忙压低声音：“阿欣，呆会儿我再打给你。”随即关掉手机，回到办公室。

周文义见巫浩天注视着自己，便有点不自然地解释说：“一个坐台小姐的电话。”

巫浩天说：“我可不过问你的私生活。文义兄，你坐下。”

周文义满腹狐疑地坐下。

巫浩天起身从酒柜里倒了两杯酒，走到周文义的面前，递给他一杯酒，然后走到窗前独自饮尽，望着窗外背对周文义说：“这些年来，我对你不薄吧？”

周文义慌忙解释说：“大哥，你怀疑我侵吞了公司的钱？”

巫浩天不置可否。

周文义几乎是在发誓地：“我真的没有做对不起您的事！”

巫浩天转身走到周文义跟前说：“我希望这是你的真心话，咱们

从五千块钱开始创业，是患难与共的弟兄，公司发展到今天，你功不可没。”

周文义极力挤出笑容说：“我从一个只能打打离婚官司的小律师，走到今天的位置，多亏大哥的提携。”

巫浩天笑了：“我俩不要互相吹捧了，你尽快查清公司账上那个巨大的黑洞。不然我就不好替你说话了。”

周文义松了一口气：“放心，我会证明我是清白的。”

巫浩天转动着手中的酒杯，并没有看周文义，像是在对酒杯说：“需要我帮忙，尽管说。”

周文义站起来说：“只要你还把我当兄弟，就是死了，也要查出这笔钱的去向。我现在就开始查。”

巫浩天轻轻拍了一下周文义的肩膀说：“毛主席教导我们说：犯了错误不要紧，改了就是好同志嘛。”

当周文义的身影消失在门外后，巫浩天手中的酒杯便重重地放在了茶几上。

此时长江公安局江滨分局刑警支队的办公室里正忙成一锅粥。

办公室里间是队长办公的地盘。赵剑鸣作为一名老刑警，作为一队之长，他明白自己这个角色必须在全队起到一个镇海神针的作用，也就是说要处乱不惊，遇事不慌。他的经历比起他的老朋友巫浩天可就要简单多了，从农村出来上公安学校，毕业后就干上了刑警这一行。后来又带职上了西南政法大学，学的还是刑侦，毕业后当然还是干老本行，这一干就是二十多年。无论是哪一任局长，不管是刑警队的哪一个兄弟，只要案子到了赵剑鸣手上，局长放心，队里的兄弟们踏实。要知道，发生在长江上和船上的案子，不同于陆地上的案子，案子的流动性，是侦破工作的大忌。

赵剑鸣身材说不上高大魁梧，但是只要你一跟他握手，就会感到一股力量穿透你的全身。从他时时射出的坚毅目光，还有那刮得铁青的两腮，都给人一股难以抗拒的沉稳和力量。他有时跟人开玩笑说：“我是处在好人和坏人之间的人。否则干不了刑警这一行。所以也当

不了大官，充其量也就是个队长，这辈子也就算是到了顶。”他爱酒，以至在评全国公安二级英模时，惟一条罪状就是喝酒，差点给评掉了。幸亏管刑侦的副部长说了句：“全国还找不出不喝酒的刑警。”才算评了他个二级英模。

赵剑鸣意识到王国民被杀一案绝不是一般的凶杀案。现在首要的事就是要尽快理出案子头绪。

赵剑鸣忙着打电话看材料，一名刑警进来交给赵剑鸣一个档案袋：“王国民的资料。”

赵剑鸣示意坐在对面的探长齐昌华先看一看。

齐昌华接过材料边看边说：“薛梅和杜波怎么还没回？”

赵剑鸣说：“问我，我还要问你呢！他俩都是你的手下呀！”

说话间，薛梅和杜波进来了。

齐昌华起身说：“你俩游三峡去了吧？”

杜波不服气地说：“我俩还没吃饭呢。”

他走过齐昌华，对他的后背做了个挥拳的动作。

齐昌华头也没回地说：“你小子想让我废了你？”

薛梅说：“赵队，齐探，根据游客的反映，我们重点调查了58个人，排除51人，剩下的7人中有一人嫌疑最大。”

薛梅接过杜波递过的水喝了一口，接着说：“他在前一站下的。这个人，上船后就住在王国民的隔壁，服务员说，他很少出客舱。在巫山港下船后，她在甲板上好像又看见了他。”

“什么叫好像，到底看清楚没有？”

薛梅拿出一张模拟画像说：“服务员不敢肯定，我按服务员描述的画了他的模拟像，费了点时间，所以回来晚了点，让二位领导等急了。”

齐昌华想发火又发不出来，忍不住还是笑了。

赵剑鸣看了看模拟像笑着说：“老齐，叫你别跟女孩子斗，你不听，每次总是碰软钉子吧。抓住这条线索，查下去，还有什么情况？”

齐昌华说：“从目前所掌握的情况看，王国民涉嫌一起内外勾结的重大金融诈骗案。市工行刚开始对其进行调查，他就借出去催款的

名义失踪了。”

赵剑鸣用笔在纸上记下后说：“这个情况很重要。薛梅，你们那边还有什么情况？”

薛梅说：“五个重点怀疑对象已排除，都没有作案时间。有一个叫陈军的人还需要调查。再就是住 23 号舱的那个人。”

赵剑鸣说：“局里成立以孙局为组长的专案组，由我具体负责破案工作。从搜集到的情况看，不排除谋财害命，但也不排除故意杀人灭口。”

杜波从外屋进来：“这是与王国民有密切关系的人员名单。”

赵剑鸣接过名单。电话响了。

齐昌华接电话：“我是，噢，慢点说。”

赵剑鸣指着手里的名单：“诚信集团周文义，这个人我认识。”

齐昌华放下电话说：“赵队，红庙派出所说，他们那有人见过模拟像上的人。”

薛梅兴奋地说：“是吗？我马上去。”对杜波说：“走！”

齐昌华瞪着眼睛说：“回来！谁让你走的，无组织纪律性。眼里还有没有领导？”

薛梅笑着说：“对不起，齐领导，我又犯错误了。”

齐昌华说：“听赵队的安排。”

赵剑鸣说：“我们分头行动，薛梅和杜波，你们俩主要排查嫌疑人，尽快搞清这两人的身分和去向；老齐，迅速查清王国民的各种社会关系，主要是与他在经济上有来往的人。”

夜深人静，巫浩天还在办公室。他仰面靠在大班椅上。突然，他起身拨通了内线电话：“少君，你过来一下。”

白少君很快就来到了巫浩天的办公室。

巫浩天问道：“王国民联系上吗？”

白少君说：“没有。听说他在重庆开会，可手机未开。”

巫浩天想了想说：“你明天去一趟重庆，尽快同他见面。”

白少君说：“好的。不过，我总感到周文义这小子没说实话。”

巫浩天狡猾地一笑，说：“你不要先入为主嘛。你俩之间的矛盾，带到工作中，会影响你正确的判断，你说。周文义究竟在王国民那搞了多少钱？”

白少君说：“大概一千多万。搞了公司的，大概也有一千多万。”

巫浩天显然有些不高兴：“大概大概！就不能准确些？”

白少君有点委屈：“具体的数字不是一下子能算出来的。周文义当了五年的财务总监，背着我们干这种事有三年了。”

巫浩天用手敲了敲桌子说：“这么长的时间，难道就没发现一点蛛丝马迹？”

白少君解释道：“他是个做账的高手。要不是公司进行股份制改造，请会计事务所做财务报表，还发现不了账上有这么大的问题。”

巫浩天转身走到窗口，面对窗外：“少君，你说我有对不住他的地方吗？”

白少君说：“没有，你太信任他了。”

巫浩天轻叹了一口气说：“是呀，股权给他了，薪水也不低，位置也不错。我和公司对他不薄呀！”

白少君说：“什么叫见利忘义？什么叫人心隔肚皮？说的就是这种人！”

巫浩天一转身，几乎是一字一顿地说：“钱，必须追回来。财物，你暂时管起来。你把周文义这事解决了。”

白少君说：“我要两个条件。”

巫浩天琢磨着：“什么条件？”

白少君说：“一、我负责，周文义要听我的；二、你要放点权给我，并支持我的工作。否则，我没法儿干好这活。其实很多棘手的事，我出面比你出面要好得多。”

巫浩天在办公室里踱了几步后说：“可以，但你不能滥用职权，你有这个毛病。”

白少君笑道：“这回，我一定改掉毛病。”

巫浩天走到白少君面前说：“这件事，你必须给我处理好，除了你我知道外，不能让任何人知道。我们诚信集团正处在申请股票上市

的节骨眼上，我又在竞选……”

白少君说：“尽管放心好了。你这次当选市人大代表肯定没有问题。”

巫浩天说：“所以绝不允许有丝毫损害公司形象的事发生！”

此时的巫浩天和白少君万万没有想到与他们共同创业的周文义正在进行着他们俩做梦都梦不到的事。

周文义认识宋欣有两年了。那是在一次陪公司客户游三峡时，宋欣作为他们的导游，与他相处了不过五天的时间。在那五天，宋欣给周文义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如今这年头，有几个男人在外面没有女人？特别是奋斗拼搏或混迹游荡在商界的人。周文义当然也不能例外。更何况他还是个离了婚的人。不过，在他所拥有的几个女人里，宋欣是最让他动心的一个，他甚至几次提出要娶宋欣，并安排她到诚信集团工作。可宋欣都没答应。于是两人就是这样若即若离地相处着。

周文义是个办事谨慎细致的人。这次他与王国民狼狈为奸从银行搞出一千多万资金。开始两人说好了，三七分成，周文义得七，王国民得三。可事成后，王国民突然变卦，坚持他拿七成，周文义拿三成，说是因为这事，他丢掉了银行的铁饭碗，还要离家出走亡命天涯。如果周文义不同意新的分成方案，他就去自首。周文义岂能容忍王国民的讹诈？

周文义此时在自己的别墅里，一边等着宋欣的到来，一边思考着下一步行动的方案。

电话响了，是宋欣打来的。她告诉周文义她已到了宾馆。周文义想了想说：“阿欣，你到中山路十四号等我。”

宋欣在电话里有点不耐烦地说：“你搞什么鬼，手机不开，定的房子不住，让我到处乱跑。”

周文义笑着说：“见面后，我自然会告诉你的。”

巫浩天坐在宽大的大班台后，用手揉着太阳穴。其实他心里清楚

周文义不辞而别，实际上是逃跑。公司的巨额资金被卷走是大事，令他愤怒；但是周文义对他的背叛，更使他愤怒，甚至伤心。

白少君见巫浩天久久不语，便走上前打破了沉静许久的气氛。他说：“周文义家里没人。他可能去的地方都找遍了。”

巫浩天头也不抬地说：“他会不会到重庆找王国民？”

白少君说：“那也不至于手机不开，传呼不回。我觉得这里有问题。会不会携款跑了？”

巫浩天说：“还不至于如此绝情吧？”说完，连他自己都感到这话底气不足，于是从椅子上站起来，走到酒柜前倒上一杯酒。

白少君说：“两千多万，够花了。人为财死，鸟为食亡。”

巫浩天喝了一口酒，沉思了一下说：“你再找找，一有他的消息，马上通知我。”

白少君说：“巫总，我劝您做两手准备——”一阵敲门声。

巫浩天示意白少君去开门。进门的竟然是赵剑鸣。巫浩天上去给了赵剑鸣肩膀一拳，比刚才说话的声调提高了一倍说：“什么风把你老兄给吹来了？”

赵剑鸣走到沙发前坐下说：“怎么，不欢迎？”

巫浩天：“哪里，哪里。请都请不来呢。”

白少君上前同赵剑鸣握手。

赵剑鸣笑着说：“白总还是那么精神抖擞，发大财了吧？别忘了请客哟。”

白少君说：“那得巫总给我加红包。”

巫浩天在赵剑鸣的面前放上一杯酒：“剑鸣，你老兄就委屈一下，我这里可没你爱喝的烈性白酒。你看，这帮人恨不能把我吃了。”

白少君：“巫总，赵队长，你们老同学聊，我出去办点事。”

巫浩天挥了挥手：“刚才说的事，抓紧点。”

白少君走后，赵剑鸣站起身，走了几步后站定，打量了一番巫浩天的办公室说：“嗨，比前几年阔气多了。”

巫浩天走到赵剑鸣身边说：“凡事都得进步，发展。你说是不是？坐。”

赵剑鸣走到老板椅前坐下，手中还端着那杯酒，身子往后一仰说：“看来你的路算是走对了。与你当记者和律师时相比，算得上天壤之别。”

巫浩天走到赵剑鸣的对面：“当初听我的，你的办公室就在对面。”说罢，用手指了指门外。

赵剑鸣笑了笑：“咱俩只要碰到一块就要较劲，要是在一块合作，非打成冤家不可。”

巫浩天将杯中的酒一饮而尽：“你呀，还是老脾气。这几年，生意场把我磨的平和多了。再有棱角的石头，只要是在商场这条河流里冲刷，用不了多久，就会变成光滑的鹅卵石。你是警察，国家机器呀，我现在可是一个浑身充满铜臭的商人哟。还记得我们小时候老唱的那首儿歌吗？”他情不自禁地唱起来：“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把它交到警察叔叔手里边……”

巫浩天还真从桌上拿起一枚硬币放到赵剑鸣的手里，引得两人哈哈大笑起来。

赵剑鸣起身：“怎么说你也是经济基础嘛，我这个警察还不是为你们保驾护航。喂，我今天有点公事。”

巫浩天故意收起笑容说：“打官司的事，我不管，其它事，我配合。”

赵剑鸣走到巫浩天的书柜前，面对着书柜说：“我想找你这儿的周文义谈谈。”

巫浩天暗暗一惊：“他今天没来。”

赵剑鸣转身说：“为什么没来？”

巫浩天摇头说：“不知道，我也正在找他呢。”

赵剑鸣警觉地问道：“那他昨天在吗？”

巫浩天想了一下说：“这些天都在。就是今天没来上班。你要是有什么话，我可以替你转告他。”

赵剑鸣说：“我必须同他面谈。”

巫浩天说：“他犯事了？”声音里包含紧张的情绪。

赵剑鸣盯着巫浩天说：“你紧张什么？”

巫浩天极力地掩饰着：“要是你的部下被公安机关或是检察院讯问，你是什么感觉？”

赵剑鸣哈哈一笑说：“着急呗，迫切地想知道是什么原因。”

巫浩天轻松地：“你瞧，这不就对了！什么事找他？”

“工行的王国民你熟吗？”赵剑鸣说这句话时，目光停留在巫浩天的脸上。

“为了公司的事打过几次交道，但是和我不对路。此人很俗！因而很少来往。和周文义在业务上联系倒是很多。”巫浩天意识到赵剑鸣注视着自己，他并没有回避赵剑鸣的目光，相反，将自己的目光也投向赵剑鸣，两人相视着，陷入了片刻的沉静。

一会儿之后，还是赵剑鸣打破了眼前的沉静，他简直是一字一顿地说：“昨天他在船上被人杀了。”

巫浩天不动声色地说：“这和周文义有什么关系？”

赵剑鸣说：“只是想找他了解点情况。”

巫浩天说：“他一天都没来，手机也不开。少君有急事，都没找到他。”

赵剑鸣不放松地问道：“他平时也不坐班吗？”

巫浩天犹豫了一下说：“有时不来是常事。”

赵剑鸣问：“他这人平时怎么样？”

巫浩天略显不耐烦地：“什么怎么样，你这是了解谁呢？”

赵剑鸣笑着说：“我呀，就这职业病，爱刨根问底。”

巫浩天也笑了：“今个儿，你就别犯病了。”有意转移话题：“我问你个问题，还和江蓉冷战吗？”

赵剑鸣有点蔫：“老样子，没改观。”

巫浩天故意板起面孔说：“剑鸣，你可破坏了咱们的君子协定哟。当初，咱们说好了，不管谁娶她，都要一辈子对她好。”

赵剑鸣开玩笑地：“哎，当时年幼无知，初恋时不懂婚姻。悔不该与你做情敌。”

巫浩天大笑之后说：“怎么，后悔了？”

赵剑鸣拍了一下巫浩天的肩膀：“你小子才后悔呢！行了，我还